

这本蓝色报道集，藏着我『不能忘却的纪念』

受访者:蔡东民

生活报记者 静伟

30年间,从哈尔滨到上海,再到苏州,如今已是苏州科技大学副教授的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学博士、知名编剧蔡东民,在时光和地域的流转中抛却了很多身外之物,但这本淡蓝色的小书,直到今天还静静地立在他苏州家中的书架上,终不忍“断舍离”。

去731采访的次数多到自己都数不清

1995年,26岁刚刚大学毕业入职生活报编辑部不到一年的他,接到了记者生涯中第一个重大报道任务——“让和平之光照耀人类”大型专题报道。这无疑是一场职业生涯的严峻洗礼和意义非凡的成长契机。在史料搜集和研究阶段,从青少年时代便开始结识的黑龙江省图书馆翟文君、哈尔滨市图书馆王声银馆员给了他热忱的帮助:“他们在图书文献、信息整理分析和知识管理规划方面的专业素养,让我少走了许多弯路,给予我良多关键启发。”这让他感慨道:“人的一生中能够有图书馆员师友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

蔡东民回忆说:“采访工作有分有合,我是负责731部分的记者之一。采访对象除了策划阶段列出的之外,也有自己寻迹查访,或直接在采访时遇到的。比如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采访时,结识了还正年轻的学者金成民。他当时是研究部主任,给予报道很大帮助,听说他后来成为这个馆的馆长。”关于去陈列馆的次数,多得蔡东民自己都数不清。包括陈列馆新馆开馆仪式、日本民间人士对陈列馆的捐助仪式,还有对日本“七三一募集会”事务长山边悠喜子、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少年队员田村良雄、原日本大连宪兵三尾丰等等,都曾做过专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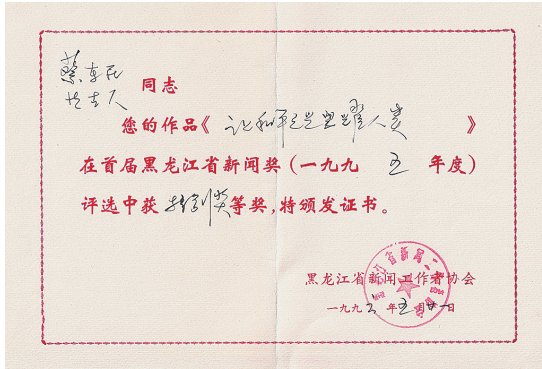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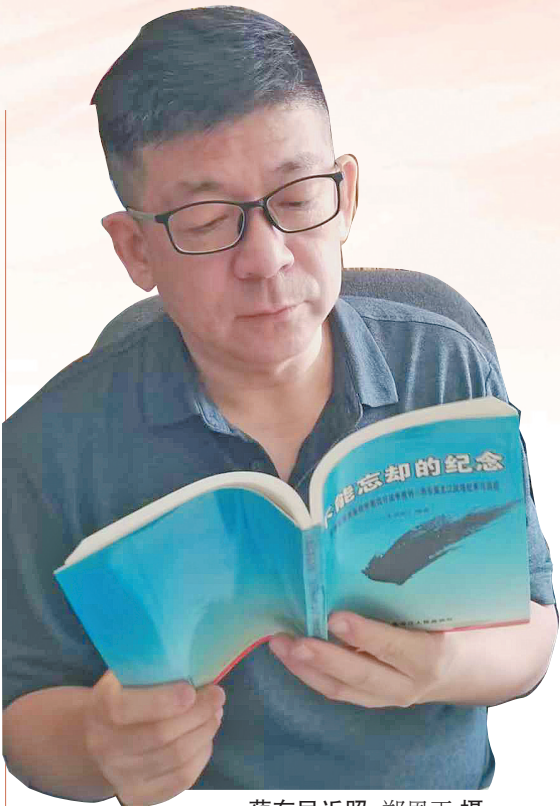


采访工作照 本人提供

多年负笈漂泊
这本蓝色小书
始终随身珍藏

在一篇见报稿件里,蔡东民写道:“这是今年最令我惊心动魄的一次采访……在踏着这块曾染有无数无辜中国人血泪的土地时,耳畔分明传来了50年前的呐喊与呼号,在那一刻,太阳,在我眼中变成了黑色。”他说自己之所以会这样描写,“是因为我在参与此次报道之前,读过日本作家森村诚一的《魔鬼的乐园》,对731部队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因工作的机会能够细致地踏勘第七三一部队原址时,一切阅读的印象仿佛跃然重现在眼前。我着力再现这种即视感,并且将持续了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实地调查和文献查证得出的历史逻辑,最大限度地还原出来,还有我们的思考。”

这个系列报道曾获得“首届黑龙江省新闻奖(一九九五年度)特别奖”等多项奖项。所以对于这本由他们心血结晶的蓝色小书,蔡东民也是格外珍视。“我一直珍藏着它,老家哈尔滨和手边各有一册。负笈漂泊之际,老家的书,像一个寄养或者走失的孩子一样,时时令我牵肠挂肚。人生聚散终有时,当我回哈尔滨清理老房子时,大量书籍只得贱卖如弃。买主粗暴地一袋一袋将它们背出去时,我的内心隐隐作痛。惟有这本已早早拣出放入背包的《不能忘却的纪念》在抚慰着我。”他说:“当一次记者,等于活了两辈子。记者的工作便利,可以让人深入到各行各业、各类人群的内部,去观察体验生活的细节和肌理,这些机缘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我一生中精力和体力最好的十几年,献给了新闻事业,此番经历,人间值得。”

当年的黑龙江省新闻奖特别奖获奖证书
图片由本人提供

蔡东民近照 郑恩玉 摄

“不能忘却的纪念”
是对那段历史
也是对自己曾经的新闻生涯

蔡东民特意提到,在由袁晓光撰写的《为历史和真实而嘶鸣(跋)》中,曾着重强调:“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14年之久,他们恶魔般地烧杀抢掠……其罪罹如东海之涛,罄竹难书……希冀我们的后人能够时刻警醒!”在那场采访22年之后的2017年,国家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全国中小学教材将“八年抗战”一律改为“十四年抗战”,以更全面、准确地反映抗日战争历史,“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呼应。”

采访最后,蔡东民不无感慨地说:“战争的危害不但包括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还有长期甚至跨代的人道主义灾难。我们要积极反思和坚决反战。古往今来每个侵略者都是谎言家和阴谋家,不管他们搬出多少借口和歪理邪说,我们都要为了保家卫国殊死战斗!”

书架上静静伫立的这本蓝色小书,正时刻提醒着他那些“不能忘却的纪念”——是对那段历史,也是对自己曾经的新闻生涯。

受访者:赵艳玲

生活报记者 安刚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望历史,不只是为了铭记苦难,更是为了汲取教训,照亮未来。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曾参与1995年生活报“让和平之光照耀人类”大型专题报道的记者赵艳玲,听她讲述那段深入黑暗、记录真相的采访历程。

赵艳玲与同事刘洁、郭影、蔡东民共同负责“杀人魔窟731”专题。她回忆:“那是我第一次如此接近那段被掩埋的黑暗。”

为了还原历史,生活报记者团队前往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旧址实地采访。“我们看到了历史图片、实验器械、细菌弹实物……每一件展品都在控诉着日军的残暴。”赵艳玲语气沉重,“那种窒息感,至今难忘。”

由于所有被送入731部队用于人体实验的人无一一生还,记者们只能寻访“外围见证者”与受害者家属。方振玉老人回忆了当年目睹中国人被押送至731的场景;敬兰芝讲述了丈夫朱之盈作为国际反帝情报人员被逮捕并送入731遇害的经过;靖福和则道出1946年鼠疫中一家12口丧生的悲剧。“他们的讲述,是对历史最直接的举证。”赵艳玲说。

整理与编辑731部队罪证资料的过程,对每一位记者而言都是一次心灵的冲击。赵艳玲提到已故同事刘洁:“他当时因为痛心疾首,一周就瘦了十斤。我们每个人都难以平静,愤怒、悲伤、痛心……交织在一起。”

她坦言,参与这次报道不仅是对历史的补充与记录,更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与灵魂的洗礼,“我们不仅是记者,更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与传递者。”

如今,三十年过去,赵艳玲回望这段采访,感慨良多,“揭露731的暴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示——任何践踏生命、挑战文明底线的行为都不应重演。”

她说:“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从伟大胜利走向伟大复兴。九三阅兵以庄严仪式诠释胜利的来之不易,以坚定姿态传递守护和平的决心。作为记者,能记录这样的历史,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

“愿那些逝去的灵魂安息,愿和平之光,永远照耀人类。”赵艳玲最后说道。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以史为鉴
守护和平

来自“万人坑”的新闻”。这则刊发在生活报的千字消息,像一声惊雷打破了沉寂,引发了巨大社会反响,最终斩获1995年度中国新闻奖报纸消息二等奖、黑龙江省新闻奖一等奖——这份荣誉,是对历史的告慰,也是对新闻人职责的肯定。

如今,那张30年前的中国新闻奖获奖证书早已微微泛黄,上面用毛笔书写的张海鹰、袁晓光、王丕、沈光四位记者的名字,满是岁月沉淀的厚重感。“现在回头想,对一个年轻记者来说,那不仅是一次职责所在的真实记录,更是一场震撼人心的历史教育。”张海鹰轻声感慨,老人们沙哑的讲述仿佛还在耳边,“通过他们的眼睛,我才真正触摸到了那段历史的残酷,那种痛,一辈子的都忘不了。”

这场采访的“后劲”,藏了三十年——可能还不止。已是黑龙江日报深度报道部主任的张海鹰说,后来每次去鸡西,都觉得和去其他城市不一样——心情总是复杂的,有沉重,有牵挂,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羁绊。一踏上这片土地,她就忍不住跟身边人讲起当年的采访经历,像在守护一份不能被遗忘的约定。

谈及如今的变化,张海鹰的眼眸里多了几分欣慰:“现在我们对红色遗址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和当年比真是大不一样了。”她细数着这些年的改变:抗战历史从8年修订为14年写进教科书,庄严的九三阅兵向世界昭示着对历史的铭记,各地红色纪念馆拔地而起……一桩桩一件件都让她真切感受到国家对红色教育的重视。在她看来,媒体的宣传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生活报当年那组策划报道非常有意,我们那时是记录亲历者的故事,而你们现在,是记录我们这些‘记录者’的记忆,这本身就是一种新闻传承。”她笑着补充道,“我觉得这份意义,和当年一样重要。”记忆的鲜活度需要一代一代去维护,“不能忘却”的信念要传下去。你们现在做的,不是简单的回望,是在为年轻人搭建和历史对话的桥梁。”

至于如何让历史题材报道打动人心,张海鹰有自己的坚持:“千万别说教,核心是要把故事讲好。”她坦言,有些报道年轻人不愿意看,根源往往是故事没讲到心坎里,“我一直相信故事的力量,当你把历史里的人和事讲得有血有肉,让年轻人知道,抗战不是遥远的14年,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的生死离别,当历史和人关联起来,自然会被记住,这才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受访者:张海鹰

生活报记者 周际娜

三十年后,指尖拂过泛黄书页,记忆深处的那只黄蝴蝶,竟又振翅翩跹。1995年4月4日,晴空澄澈,荒草在冷风中摇曳。张海鹰和同事们静静伫立在鸡西“滴道矿万人坑”前,脚下是近万具无声长眠的尸骨,身旁的常青松凝着死一般的寂静。唯有一只黄蝴蝶,在记者身边飞飞停停,像一点不肯熄灭的微光,在宏大的悲伤之中,轻轻载起了微小的希望与慰藉。

“来采访是纪念,或许也是一种惊扰,咱们没别的,就以草为祭吧!”张海鹰至今清晰记得,当时生活报副总编辑袁晓光说完这句话,大家便俯身薅了几把干草。火苗燃起时,袅袅青烟缓缓升腾,大家双手合十,指尖的温度与心底的敬意交织,沉默地向地底的亡灵祭悼——没有复杂的仪式,却藏着最沉重的缅怀。

1995年4月,张海鹰25岁,在星期天专刊部当记者将满三年,正是满腔热血,渴望用文字实现新闻理想的年纪。“让和平之光照耀人类”是她第一次参与生活报的大型专题报道,“我觉得这项工作特别神圣,也特别伟大。”

可鸡西滴道矿留给她的第一印象,却是难以言说的破败。矿史馆既简陋又冷清,由于平时很少有人参观,讲解员在给记者们解说时多次忘词。随着采访的深入,更刺眼的现实接连浮现:破损的“万人坑”遗址、流失的史料、史志办工作人员对这段历史的无知和市民的漠然……每一个细节都像一根刺,扎在张海鹰心上,让她在激愤的同时,更生出一种火烧眉毛的紧迫感——这分明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式采访”。她和同事们走访了多位七八十岁的劳工,老人们大多沉默寡言,很多细节要反复问才肯说,或许是不愿提,或许是老人们年岁已大,记忆早已模糊了。“我们当时白天采访,晚上整理素材,经常写到半夜,就怕再过几年,这些声音就听不到了,这些骸骨的故事就没人知道了。”张海鹰说,当时心里只剩一个念头:这段历史如果再不抓紧挖掘、记录,那座浸满血泪的“万人坑”,或许真的会被岁月彻底掩埋。

更让她头皮发麻的,是采访中挖掘出的一个细节。一位老人气愤地说,曾有人盗走“万人坑”的骨头,拿去当破烂卖。“一斤骨头……就卖三分钱。”老人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砸在每个人心上。张海鹰与同事们强忍着翻涌的悲愤,将这段触目惊心的真相诉诸笔端,写下了《遗忘,

30年后,那只黄蝴蝶仍在翩跹

